

冬天来了，自有腊梅开

向墅平

冬天来了——不再有春天的明媚、夏天的蓬勃、秋天的饱满；时空中，漫漫着的，好像只是凄凉、萧瑟和萎靡。正如人生，一晃过了童年、少年、青年和中年——到了垂暮之年……

但，这个季节，依然会寻见动人的风景。就像每到冬天，城市边上，那座高高矗立的山顶露天公园中，腊梅花就会应时开放：满树金黄，凌寒开放；仿佛忽略着寒冷，兀自绽放得如火如荼；并散发出馥郁的芳香，像是一个个保持了激情的老诗人，向着冬天，高声吟哦着依然回肠荡气的诗词。常常引得无数市民，纷纷登临其上，赏花游园。我亦不例外，也喜欢去观赏那道冬天里蔚为醒目的风景，感受生命的顽强、乐观与喜悦。“隆冬到来时，百花迹已绝。红梅不屈服，树树立风雪”。陈毅的这首诗，是对腊梅的赞美，更是对生命的赞美！

不过，最让我感动和欣赏的，是那些如腊梅花一般，不畏人生之冬，依然焕发不衰生命力的老年一族。他们在这个季节里，依然抒写着生命的赞歌。

周末。一轮暖阳照着一座城市。我欣欣然推门而出，去寻见那些老年一族

抒写生命赞歌的镜头。

一路上，穿梭不停的车流，像时间中滚滚流淌的河流，反射着太阳的熠熠光辉。街上，人们虽然穿着厚厚的冬衣，但依然大都精神饱满，举步若轻。其中，不乏一些老年人，尽管步履稍显缓慢些，可也一样有着不错的精气神。一座城市，依然涌动着蓬勃的生机。走着走着，迎面过来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：面容红润，笑容灿烂；一头稍长的银发，整齐而舒展，在阳光下闪烁光芒。他穿着一身并不太厚的橙黄色外套，好像轻装简行的一副打扮。他一边像演戏一般摇摆着身体，一边嘴里兀自欢快地哼唱着小曲儿；手里还拿着一根缠裹着彩带的棍子，棍子上端缀着铃铛；随着手上的摇动，一路叮叮当当响着。他走一路，惊艳一路目光。认识他的人说，他已80好几，是从城边山上下来的；身体健康得很，感冒病都几乎没得过。他早年闯荡过江湖，且一生遭遇过不少命运磨难；但，恰恰塑造成而今这股老来乐观甚至“喜剧”的个性，感染着身边无数人。

我继续前行。

在市中心广场上，我看见市书法协

会老前辈刘先生，一袭简约而不臃肿的深色外套，正手执一杆长毫，蘸着随身携带的那只塑料小水桶的水，龙飞凤舞，挥洒自如。地上，显现出一个个笔法遒劲的汉字来。好些路人禁不住止步欣赏，并啧啧称赞。

再走上一阵子，远远听见那边传来富有节奏的大功率舞曲之声。那是一座袖珍休闲公园——或者说，是老年朋友们的一处“人间天堂”。每日里，只要不下雨不降雪，此地便会云集不少老人：中心地带，跳坝坝舞；四围，聊天、下棋、打牌等。可谓其乐融融，哪怕值此冬天，也总是热闹得很。何况，今日暖阳西照。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我那几年前从乡下进城的老父亲。此刻，他正搂着一位体态丰满的老太，和着舞曲，翩翩起舞呢。当初，一来因母亲的病逝内心悲伤，二来因对城市生活的不适，父亲曾情绪低迷，愈发显出沉沉的暮气来。后来，我将他带来此地，慢慢融入这群老年朋友后，也慢慢融入新的生活。而今，每日都过得快乐而充实——像一棵移植进城的老树，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。我和父亲用眼神彼此打过招呼后，我选择默默

离开，不想破坏他此刻拥有的温暖而幸福的氛围。

我走下公园不远处那一坡长长的石梯，来到那条浩荡的长江边上。“高峡平湖”，浮光跃金；映着冬日的晴空白云，美得叫人窒息。江面上，正有一些冬泳爱好者，在做着各种姿势，与江共舞，与冬天共舞。而且，近视的我通过手机相机，望见有好几位退休的老年朋友，包括我的楼下邻居老王，也在其中。尽管暖阳朗照，但我知道，那江水依旧是有刺骨之冷的。我对这群冬泳爱好者尤其是几位老年朋友，佩服之极——佩服他们挑战冬天也挑战老年的勇气，佩服他们身上保持的那股蓬勃生命力！老王退休后，除了每日接送孙子上下学，享受爷孙互动的天伦之乐，还积极参加了冬泳运动，身体棒的不逊年轻人，并在夜静时分，写长篇小说或者剧本，且成绩斐然。

我在江边伫立良久，陷入沉思。像今日这般，一路寻见如许寻常又不寻常的动人风景——我是为了暗暗在心中，获取精神的鼓舞与心灵的暗示；种下一株腊梅，在人生之冬到来时，傲霜绽放……

俗话说：“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腊八，留在我记忆深处的恐怕就是腊八粥了。

那时，乡村生活条件艰苦，物质生活匮乏，但好在我们乡村是水乡，大自然给予的物品还是比较多的，像菱角、莲藕、鸡头米（芡实）、荸荠等，大多数人家还能够品尝得到，这些当然也成了腊八粥中的主要食材了。至于像葡萄干、桂圆肉、百合干等等，就是“奢侈品”了。如果谁家的腊八粥中有这类食材的话，那么，这家的孩子必然会成为我们“巴结”的对象。

腊八在我们的盼望中终于来了。我们一早起来洗漱完毕，各自盛了一碗腊八粥端到大柳树下，几个孩子都到齐了，于是我们轮流吃对方家的腊八粥，转着圈子，将几碗腊八粥喝完，放声大笑后回家。如果没饱的，还可以吃自家锅里的剩粥。是的，腊八粥粘稠、甜津津，白、红、黄等颜色交织在一起，是预示着来年的幸福和五谷丰登吗？我猜想是这样的。

上小学四年级的那一年腊八，我最记忆犹新。前一天晚上，天公不作美，下起了大雪。我做完作业后，和妈妈一起在黄晕的煤油灯下挑选糯米中的杂质，之后又和妈妈一起剥去上个星期父亲买回家的一点桂圆壳子。妈妈说，今年的腊八粥可不比往常了，有桂圆干、葡萄干和小红枣了，一定会香甜可口。

看着那些食材，我口角生津，仿佛嗅到了腊八粥的香味了。

第二天，妈妈起来后我就起身了。打开门一看，门外是一个白色的世界，虽然有点冷，但是我心里热，无所谓了。妈妈将糯米、红枣、葡萄干、桂圆干、菱角干、鸡头米（芡实）、莲米，还有一些红豆洗净，放在大锅里，加好一大锅水，盖上锅盖后妈妈在灶膛里生好火并架好木柴，熬煮腊八粥正式开始了。

“水是不是放多了？”我问。

“不多。熬煮时间长了，水会蒸发很多的。腊八粥多煮些，也可以端几碗给左邻右舍吃！”妈妈笑着说，“难得一回集齐了八种食材，这才是真正的腊八粥啊……”

我嗅着腊八粥的香，走到粥锅边，想揭开锅盖看看。妈妈知道我的心思，轻轻揭开锅盖，一股白色的雾气冲出锅外，迅速向四周扩散，不一会，狭窄的厨房里就氤氲着腊八粥的香甜味。我看向锅里，大大小小的泡欢快地涌出来，哼唱着，像是钢琴的协奏曲；锅里白色、红色、灰黄色等交织着，煞是好看，像一件灵动的水晶艺术品。妈妈拿起锅铲搅拌几下腊八粥，笑着说，快了，再过几分钟就可以吃了！

我急匆匆盛上一碗，拿好筷子，踩着积雪走向大柳树。大柳树穿上了银装，静穆着像一位智者，注视着我们这一帮小鬼。不一会，我们几个小伙伴陆续地来了，而且也各自端来了自家的一碗腊八粥。

“再等一会儿，等小玉来了，我们就开吃！”

小玉，是我们圈子里的一位女孩，前几天，他父亲遭遇车祸，右腿骨折，打着膏药在家静养。小玉虽小，但也分担着家庭尤其是她妈妈的重担，且从不叫苦，从不喊累。

小玉一路小跑着。她手里拿着的是空碗。一到柳树下，小玉哭着说：“对不起，今天家里没有煮腊八粥……”

“没事的，把碗拿来，大家先给你的碗倒满，最后带回家给你父亲吃！”

于是，我们每人将碗里的腊八粥倒一些到小玉的碗里，不一会小玉的碗就满了。然后，我们像往年那样转着圈子挨个吃腊八粥，除了小玉的那碗外，将其余的几碗腊八粥吃完。小玉一边吃着，一边哭着，也一边笑着……

说实话，那一年的腊八粥是我平生吃得最有滋味的腊八粥了。

想到“腊八粥”，我的眼睛还是润湿了，因为我又回到了儿时……

物件也过年

张国华

记忆深处，往昔乡下先辈让老屋物件也过年的场景又挤满了我的思绪。

母亲说，我三岁时奶奶就去世了，父亲又长年在外交兵，是爷爷常常帮着她操持家务。少时的印象中，每年一进腊月门，爷爷就会买回一包碱粉，隔两天就烧上一大锅温水兑上碱粉，然后将温碱水盛在木桶里，时不时地喊上我：“大孙子，快来帮物件洗洗澡，让它们清清爽爽过新年。”也是奇怪，屋里院外大小物件不知何时被爷爷一个个翻腾出来，挤挤挨挨摆满了院心，好像都争着跑冒出来要同我们一起迎新年。

大木桶里轮轮浸泡着锅碗瓢盆、陶坛瓦罐、板凳木椅，淘米箩子、洗菜篮子，还有耕田的锄头、挖地的铁叉、挑担的绳络，林林总总。毛刷子爷爷手里“喀嚓喀嚓”翻转带有响声，我在一旁手脚不停地用抹布擦洗干得欢快，将洗刷擦好的物件妥妥地一长溜排列在院子里。冬日的暖阳把它们映照得越发洁净、发白、发亮，这当儿爷爷会咧嘴笑道：“新年新气象。”

有一回，我好奇地问爷爷：“这么多物件，你怎么记得住它们呢？爷爷告诉我说：我们家老小吃穿用全靠这些物件，它们对我们家有恩呢，过年了不让它们出个新，对得住它们吗？再说脏兮兮的也没有个过年样啊。”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退伍回乡的父亲买回了一辆“二八”大杠永久牌旧自行车，家里上街赶集机粮食运化肥搭客挣钱全靠它。到了过年当儿，这“二八”永久也待遇见长。父亲除了用工具紧螺丝整钢圈外，还会找来机油铁丝刷将自行车全身擦得油光锃亮簇簇新。除夕晚上，母亲也不会忘记从衣袋箱里翻出一条事先做好带穗儿的红色绸套，系套在“永久”上杠上。自行车也像人一样过年穿上了件新衣裳。爷爷则看管“永久”不让人骑，说要让“永久”也过个年歇三天，养足精神开年派上大用。

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初五，不光是我家，我们那个乡村几乎每个人家那时过年都会守这么个规矩：扁担、绳索、箩筐、板车、大秤等承担负重的物件，甚至连妇女缝补衣裳用的针线匾、顶针、锥子、线团等物件，是不作兴动用的，而且这几天扁担、绳索、秤杆等要靠地平放。铁锅、锄头什么的摆放都要头朝上柄着地，好让它们过年歇歇“躺”几天。母亲说，物通人心，你惜物件，物件才会用得顺手，家兴事旺。

细细想来，那时每到过年时节，我家总是桌面刷了桐油、窗棂油了红漆，大门贴上了春联，窗户有了剪花；堂屋条几披上了“福”，根柜印上了“丰”；厨房灶头有了“财”，水缸贴上了“满”；屋内平板车粘上了“发”，院门前桃果树系着红绸布条，挂着“春”字红灯笼，甚至连猪圈、厕所都披红挂彩。那些披红着墨或方或圆或成条状和菱形的字幅，将家里物件装点一新，物件竟也像我们穿新衣裳戴帽过大年一样，个个样貌妥帖呈祥，温馨美妙，喜庆热闹的过年气息扑面而来。

时过境迁，过年的方式也在不断翻新变新，重拾早年的情状韵味，想到前人的企盼先人的传统，感觉还是并不过时。

老妈的哲学

谢国丽

话说元旦那天打电话给妈妈，中午我请你吃饭啊？妈妈听了，免不了和往常一样铺垫了一番，诸如，今天到底是新年头月第一天，请吃饭的人咋这么多，你哥早上说带我去洪泽湖吃锅贴，慧慧他们说带我到万达吃披萨！不过也只是顿了两秒钟，妈妈还是说，你也难得请我吃饭，就跟你去吧，到哪里啊？我告诉妈妈，我家楼下新开了一个店，我前天去吃过，有你喜欢吃的菜，你来啊！妈妈说，好啊，我中午过去！

到了中午，我和妈妈说好在离餐馆最近的红绿灯处等她，约摸十一点半，穿着风衣款羽绒服，戴着贝雷帽的妈妈骑着电动车疾驰而来，我刚给她打了招呼，没想到妈妈车子停都没停，直接就把电动车开到了餐馆门口，我跑上去问，你怎么知道我说的就这一家？妈妈说，你当我老年痴呆啊，你不说是新开的店吗？这里几家店不就数这家门口的“欢迎光临”的红垫子最新？我说，那前面不也有一家红垫子又干净又鲜艳？妈妈直摆手，你没忽悠我，那家是烤鱼店，你自己也不吃烧烤不吃鱼，哪有人请客请吃连自己都不吃的店？

和妈妈进了店，点了我自己喜欢吃的一道菜，又点了妈妈喜欢的两道菜，外加一个汤，三菜一汤刚上桌，我立马开始津津有味地嗨吃起来，当然也不忘和妈妈渲染了一番，这家东北菜是我吃过最正宗的，你尝尝这个土豆粉条，肯定也会觉得非常好吃。妈妈说，你一定是早上没吃什么早饭吧？问，你怎么知道？妈妈说，肚子饿了，吃东西才会这么香，那个叫什么皇帝的，说我们淮安阳春面好吃，不也就因为那天又冷又饿，一碗热乎乎面条一拖，加上那面条上又撒了碧绿的小蒜花，肯定胃口大开直说好吃啊！

那天和妈妈快吃完饭时，妈妈突然又主动问，你这一年工作做的还可以吧？！我忙说，嗯喽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！妈妈说，你也没把我当老木桩，你难得请我吃顿饭，肯定是高兴的事要和我分享下嘛！你不说我也晓得，这一年到头这么跑东跑西，肯定是越做越有兴趣，做的不会孬的！

哈哈，敲下这么多文字，差点忘了说，我的妈妈今年已年过六旬啦，同时也想问问屏幕前的你，如果把今天的这个随笔命名为《老妈的哲学》是否合适呢？

已有好多年没回那个小镇了，心中十分思念。

小镇并不是什么名镇，也不是我的故乡，但我却在那里找到过足慰平生的愉悦，也找到了足以改变我思想的认知。

小镇坐落于皖苏交界处，它怀抱一条发源于皖北小镇、流入江苏洪泽湖的瑶河。背倚横亘苏皖绵延百里的峰山，小镇的名字叫：“后窑”。

说起这个地名它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。

传说：在朱元璋打下天下后，他为了自己的子孙能永坐江山，就派出熟谙堪舆风水的刘伯温，号称“过路阴阳”，又曰：“南方先生”。去四处寻找龙脉，然后派人挖断。不使真龙出现，来抢夺自家江山。

古人相信能当皇帝坐天下的，都是真龙托世。

当刘伯温行至峰山脚下的窑河时，他就发现了这条龙脉。

他观察，这条龙脉的龙头伸在窑河里，而整个身子却蜿蜒地搭在了峰山下。

他为了防止这条龙气逃遁，预先作法用一根红丝线拴住一枚金戒指，将戒指悬在窑河里的“龙头”上；而后在龙身的前后，建了两座沙窑。

沙窑建成后，刘伯温特地嘱咐窑头，开火后要不间断地烧上七七四十九天！等四十九天后方可取出窑河边的那枚戒指。

话说刚烧到第四十八天那天，窑头的妻子因多日不见丈夫归家，怀疑他有了外遇。于是，就多方打听，找到了丈夫。

据说，由于这窑头的女人破了刘伯温的法术，让这条龙逃脱，去了西北。

后又传说，推翻明朝根基的李自成，就是这条逃龙。

当时刘伯温知情后，也只能哀叹天意难违。

从此以后，那两座沙窑就被弃置了若干年。

这传说虽被添枝加叶，但主体是确有其事。这个镇子后面，确有两个沙窑，“后窑”的名字就是这么个由来。

他乡挽歌

赵兴明

总是在夜深人静时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：“祥子——你快回来呀——我在等你呀——”那带着哭腔地长叫声，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着；在夜深人静的黑夜里显得格外凄厉，令人心伤。苏拭赤壁赋中的句子：“其声呜呜然，泣孤舟之嫠妇”还不足以形容。直到她的家人寻来后把她带走，河边方才安静下来。

我自然成了这里跑船和买卖黄沙人中的一员。

小镇很原始，也很纯朴。街道两旁的门面，是由土坯草屋，和夹着半砖半瓦结构的民房对称而建；中间是条土路。街虽土气，却有逢集。

来自附近村庄的农人们，或用挑筐，或用独轮车，把自家田里自长的农产品；或自己饲养的家禽、牲口，一字排开，摆在路的两边售卖。

这里人从不掺杂使假，也不漫天要价。集市虽小，但物品很全，大到日用百货，小到针头线脑，应有尽有。与其说，他们是来赶集卖货的，倒不如说他们是借机来寻亲会友、或说是来凑热闹的。亲朋一见面，会热情问候；那笑意里，满含着诚挚与温馨。

有的人见着了至亲或朋友，干脆把带来的货物托于身边熟人代卖，或直接就送了人了。尔后，索性相携亲友，热情满满地进了旁边的小酒馆……

每每见此一幕，我的心里就会油然的升起一丝喜悦与安慰，仿佛那搂肩搭背走进酒馆的人中有我……

更令人感到欣喜，就是这里的茅房；每隔二三十步就会有一个。不用排队，更无人收费。它们多是露天的，形同数字的6和9。若是你有内急的话，大可不必像在城里着急找厕所那般狼狈，它顷刻就能解决你内急的问题。并且，无甚异味。你还可以蹲在茅坑上，一边品着香烟，一边昂头看着蓝天上的白云悠悠飞过……

这里最让我难以忘却的，还是窑河对岸的那个疯女子。她前一段时间里，



梅 花 吟

潘再青 作

唤着未婚夫的名字。因为，她就是在这里和未婚夫最后一次话别的。

我船第二次回转时，深夜里就再也听不到那女子的凄号了。听说，在我上趟离开没几天，那女子就失踪了。亲人们最终还是在她与未婚夫分别的地方发现了她的遗体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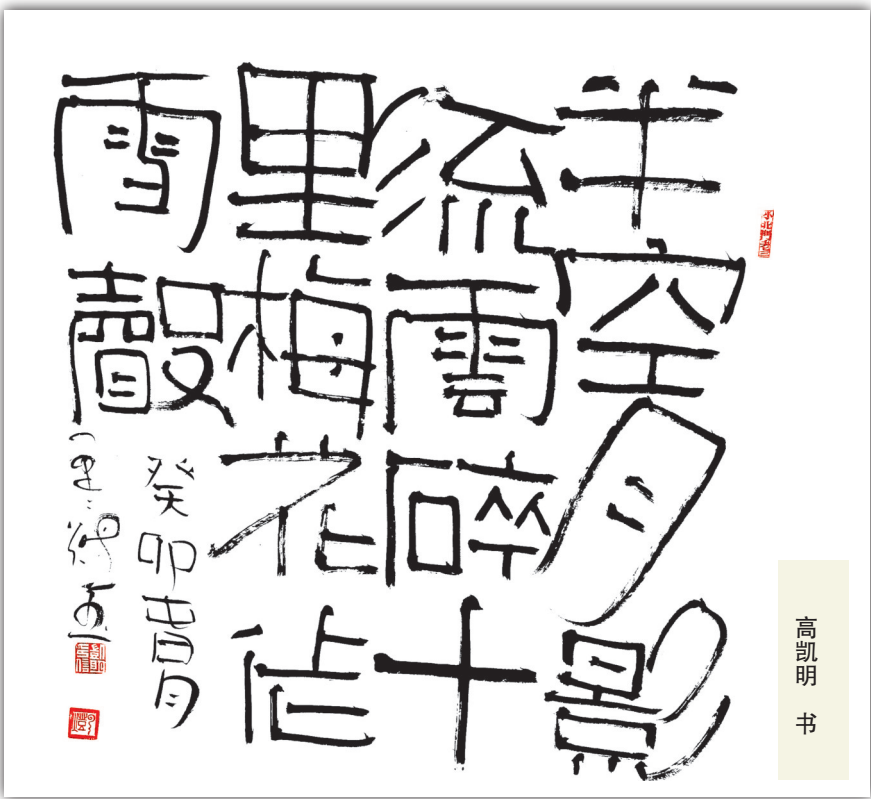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我每当在黑夜、听风拂起波浪撞击船体时，在打着节拍的音符里，好像分明就夹带着那女子的凄号声，以至我经常难入梦乡……

从此，也划出了我思维认识上的分水线。

久违了，窑河！

华夏女子中，何时再现，像窑河边黑夜里的姑娘，为自己嚎放哀情的——挽歌？

“问世间，情为何物，只教生死相许”！



高凯明 书

最忆儿时腊八粥

纪 效 成